

二零零五年
夏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破帽遮顏過鬧市
船載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二零零五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 2005·夏/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9

ISBN 7-5321-2895-4

I. 上… II. 上… III. 鲁迅(1881-1936)-研究-年刊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813 号

责任编辑: 陈朝华

上海鲁迅研究 2005·夏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890-3/I·2223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CONTENTS

Commemorating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Qu Qiubai

Masses • Revolution • Reality

——Qu Qiu bai's Theory on the Left – wing Literature

..... Wang Tiexian

Qu Qiu bai's Great Contribution in Practice and Theory to the Found
of the C. P. Xu Yungen

The Eight Problems Extremely Worried with before Qu Qiubai's Death
..... Jiang yihua

Gaining Enlightenment from the Debate Between Qu Qiubai and Lu
Xun on Translation Wang Xirong

The Intimated Friends Qu Qiubai and Lu Xun Zhao Jingli

Poems Qu Qiu bai Wrote in the Prison Wu Changhua

Qu Qiubai as a poet Bei Ta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A Series of Photographs about Zhou Zuoren Wang Xirong

Two Letters Li Pingxin Wrote Wang Renshu Wang Keping

About a Portrait of A Q and Its Author Ji Zhanggui

Researches on Lu Xun's Novels

Humanism Thinking in Lu Xun's Novels Qian Shi

Lu Xun and Ancient Documents

- Lu Xun's Study on the Rubbings from Stones Inscription Zhang Lan
- Two Items of Textual Research Notes about Lu Xun Zhang Jie

Collections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 A Chronicle of Jiang Jinsan's Life
 Written by Jiang Jinyu, Jiang Pinzhen Ed. Qiu Zhiqin
- An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ronicle* Qiu Zhiqin

Random Talk on Lu Xun

- The word of *Lu Xun's Hometown*: Its Concept Has Been narrowed and
 Enlarged in Different Cases Wen Jingxun
-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Autumn Night* Li Bin
- Lu Xun And *Indian Parables Sutra* Chen Zhanbiao

Book – Reviews

- About the New Edition of Professor Chen Mingshu's Work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Methodology* Zhu Defa, Fu Jiexiang
- Several Errors in *General History of the Subject of Lu Xun Study in
 China* Wu Zuoqiao, Wu Dongfan
- Memorial to Lin Chen* Has Been Published Wang Shijia
- Memorial to Lou Shiye* Has Been Published Bei Hai
- Farewell—To poet, scholar Wu Benxing* Has Been Published
 Zhou Zhengzhang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ry World

- Development of New Woodcutting Movements Especially in East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Memory of Famous Woodcutting Artist Jin Fengsun	
.....	Wu Donghai
Lou Shiyi and <i>the Fro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Monthly</i>	Le Rong
<i>Wanxiang Monthly</i> not only Popular but also Distinctive in Difficult Days	Gao Fangying
My Impressions on the Exhibition of Lu Xun and Xian Tai, from 1904 to 2004	An Qiu

Editor's Notes

目 录

纪念瞿秋白同志牺牲 70 周年

大众·革命·现实

——瞿秋白的左翼文艺理论 王铁仙(1)

一个肯用脑子想问题的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先行者临终前的八大忧虑

——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 70 周年 姜义华(22)

试述瞿秋白在建党前后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贡献 徐云根(28)

瞿秋白、鲁迅翻译问题讨论的启示 王锡荣(40)

海上存知己,功业重千秋

——瞿秋白与鲁迅谈片 赵敬立(57)

应有香如故

——读瞿秋白狱中诗词 吴长华(63)

此“处觅霜痕”

——论作为诗人的瞿秋白 北 塔(70)

史料·考证

一组有关周作人的照片 王锡荣(83)

李平心致王任叔信两封 王克平(109)

另一个“史铁尔”

——关于一幅阿 Q 像及其作者 李樟桂(117)

鲁迅作品研究

- 论鲁迅小说的人文思想 钱 实(124)

鲁迅与古文献整理

- 鲁迅和碑帖研究 张 岚(139)
鲁迅杂考二则 张 杰(148)

馆藏一斑

- 蒋径三先生年谱 蒋径羽 蒋品真撰 仇志琴整理(159)
蒋径三年谱简介 仇志琴(164)

鲁海漫谈

- “鲁迅故里”被缩与“鲁迅笔下”给扩 文景迅(167)
《秋夜》读解 李 斌(169)
鲁迅与《百喻经》 陈占彪(178)

书 评

中国问题意识中的西方理论与方法

- 《文艺学方法论》新版感言 朱德发 符杰祥(184)
《中国鲁迅学通史》的若干讹误与不足 ... 吴作桥 吴东范(193)
《林辰纪念集》出版 王世家(198)
《楼适夷同志纪念集》出版 北 海(199)
《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出版 周正章(201)

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暨浙江抗战木刻运动简况

- 悼念著名版画家金逢孙先生 吴东海(202)
- 楼适夷与《文艺阵地》 乐 融(212)
- 艰难时势压抑沉闷 通俗《万象》特立独行 高方英(217)

跨世纪的友谊

- “鲁迅·仙台 1904·2004”展的随想 ... 安 丘(226)

- 编 后 (230)

纪念瞿秋白同志牺牲 70 周年

大众·革命·现实 ——瞿秋白的左翼文学理论

王铁仙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王明上台。瞿秋白被认为在处理李立三错误路线问题上犯了“调和错误”,受到点名批判,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此后王明实际上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推行比李立三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瞿秋白处于不断遭受打击的境地,长时间没有被分配工作。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政治上的打击和排斥并没有击倒瞿秋白。作为一个坚定的、真诚的革命者,他并不太在意个人的升沉荣辱,而很快主动转向文化和文学领域。文化和文学领域本来是瞿秋白的“出身”地,也一直是 he 眷恋的家园。这时倒给了他重返的机会。他在四中全会结束的次月,就致信在莫斯科的俄国友人、汉学家郭质生,请他寄来“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与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小说杂志》的文学作品和杂论^①,准备在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的园地里潜心劳作一番了。

重返文学领域的瞿秋白,开始了他“五四”以后第二次卓越的文学活动。经过七八年国内外的实际政治工作和理论斗争岁月,瞿秋白已具有相当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斗争的经

验,加以国内的政治、文化情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而他文学观已与“五四”时期有所不同。他的重返,是他文学上的一次再出发,必然要使他重建自己的文学思想理论。如果说,他在“五四”前后主要是在思想文化上一般地向往社会主义的“光明”,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执着于“现实”同时又崇尚“个性”的话,那么,在他现在重建的文学思想理论里,凸显的是“向着大众”、“帮助革命”和“看重现实”。其中执着和看重现实,前后一贯。“大众”、“革命”、“现实”是他重建起来的文论中的关键词。这三者一体,紧密相连,只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里各有侧重。概而言之,瞿秋白在 30 年代的文论,是一种革命的大众的现实主义的文论。他的文论,有所偏误,然而在那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还是与许多左翼革命作家、理论家的文论一起,为中国革命和新文学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的。

三十年代瞿秋白文学思想理论的三个要点,都是值得详加论析的。

一 “向着大众”

历来人们说到瞿秋白 30 年代的文论,往往首先想到他的“留声机”论,对他的极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印象深刻。实际上,瞿秋白这个时期关注最早、研究最力、著述数量最多的是文学大众化问题,而且持之以恒。要实现文学大众化,让革命文学走进大众中去,逐渐消除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在大众中日积月累地形成的影响,使他们成为推翻旧社会的伟大力量,是瞿秋白在 30 年代文学思想理论的重心。如果按 80 年代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所收的瞿秋白文字来计算,他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论述和方案,在他的全部文学论文和相关随笔中,占 50% 还多一点(还不算他写的六篇通俗唱词和评书)。在他的全部散文、诗歌和论文总数(不包括译作)中,也占 42% 左右。

瞿秋白的文学大众化思想与其他左翼文论家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始终与汉字罗马字母(拉丁字)拼音和“现代中国普通话”的提倡相联系的,因为他认为消除语言文字与民众的隔离状态,是文学大众化的“先决条件”,而这就应该采用罗马字母“从象形文字转变到拼音文字”,创制“新中国文字”,同时建立中国“现代普通话”。前者是解决文字“和言语一致”的问题,既能“看”又“能够读”;后者是让语言接近“现代普通人嘴里讲的话”,“读出来可以听得懂”^②。用这样的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才能进入到普通民众之中,为他们所接受。反之,无论作品的内容——包括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多么好”,也“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③。在瞿秋白的大众化文论中,满含着他对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巨大热情,是很令人感动的。

罗马化拼音文字——现代中国普通话——革命的大众文学,这就是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思路。这个思路,他终生未变,这个思路,早在他 1923 年写的散文《荒漠里——一九二三年的中国文学》里已初露端倪。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受苏联政府为少数民族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影响,又受“世界先进国家”以至土耳其、鞑靼、安南、蒙古都用罗马字母写拼音文字事实的触动,^④开始研究汉字的拼音化,拟出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于 1929 年 2 月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 3 月,他在给杨之华(时同在苏联而分居两地)一封倾诉热烈思念之情的信里说:“我最近又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有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至于可以通用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⑤这是这封给爱人的私人通信的大部分内容,由衷传达出他那种希望工农群众免受“汉字之苦”而不怕繁难、着眼未来的心声和襟怀。

1931年瞿秋白拥有了大块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之后,就着手研究作这项工作。从5月到7月,他连续写出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9篇文章和关于普通话、罗马字拼音的说明。这些文章没有发表,但系统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应当建立“现代的普通话”,它实际上也正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它将不同于“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旧式白话”;也不同于现行的“新式白话”,“新式白话”夹杂文言和旧式白话腔调与“外国文法”,也是能看不能听的,实际可称“新式文言”^⑥。这些语言造成了“学阀的城墙”,把群众挡在“鬼门关”之外^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瞿秋白写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文,公开发表。文章说现在发生了如此巨大的事变,新文学却不能呼应民众“沸腾的情绪”,暴露出新文学乃至当时的革命文学与民众的“绝缘”状态,这就是因为那些作品的语言不是普通人可以懂得的真正的白话。他在文中激情呼吁:“革命的文学,必须‘向着大众’去!”“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⑧

“左联”关于文学大众化的第一次集中讨论是在1930年3月。瞿秋白上述文章都是此后撰写的,自然没有怎么融入那个讨论范围。而1932年上半年开始的第二次大众化讨论,则是触发于1931年11月冯雪峰在瞿秋白帮助下起草的“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和1932年3月为落实这个决议而由“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后一个决议认为左翼文学“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向着群众’”^⑨,这与不久前瞿秋白“向着大众”的呼吁如出一人之口。在起草前一个决议之前,瞿秋白还身体力行,戴着墨镜、帽子,压低帽檐,到上海城隍庙一带,听“小热昏”一类民间艺人的说唱,熟悉他们的语言和曲艺体裁,后动手创作了《东洋人出兵》等歌谣和评书。

3月、4月和5月,瞿秋白接连撰写并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

(同年6月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与《“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这两篇当月发表)。到7月,止敬(茅盾)与方光焘在同一刊物发表了相关文章,其中茅盾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对瞿秋白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的观点表示反对;另一刊物刊出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等四人的论文和在“文学大众问题征文”栏目下陈望道等11人的应征文章。之后,瞿秋白作《“我们”是谁?》和《欧化文艺》(均未发表),写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其中前一篇是针对郑伯奇的,表示反对“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的态度^⑩;10月,又写了一篇篇幅相当长的《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与茅盾进行认真的论辩,表示不同意他“技术是主文字是末”的主张,坚持自己的语言文字是大众化的“先决问题”的观点。

瞿秋白上述三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由于是即时参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当然不限于谈语言文字,而作较全面的论述。在这些文章里,瞿秋白把思想内容放在重要的位置,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⑪;在内容和形式上,认为既要有鼓动革命情绪、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也须有主要写大众的包括恋爱故事在内的私人的日常生活,以帮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摆脱封建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并要采用民族的、与口头文学接近的样式和现实主义方法,使大众容易接受。这样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可以去消除、取代现存的“反动的大众文艺”。这些旧的大众文艺,在唱词、小调、评书、演义等形式里,充满着封建宗法思想、封建礼教、奴才心理和因果报应之类的“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愚弄和蒙蔽大众^⑫。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的反封建思想的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⑬,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去挖除大众的“奴隶的心”^⑭。

瞿秋白在这几篇文字里,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观点。那就是

在一般民众中,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以及与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市侩主义”(斤斤计较的“小菜场的道德”等利己意识),是极有市场的,以致这些“宇宙观人生观”好像是“大众所固有”,其实却是统治阶级思想统治潜移默化的结果^⑧。而流行的旧的大众文艺,则是一条切近的灌输渠道,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如此。因此他虽然反对居高临下的“教化”大众的姿态,但要求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大众所习惯接受的形式,去消除那些思想、心理,用正确的、革命的艺术形态“武装”他们。他说解决上述问题本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但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绝对没有能力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⑨。现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继续领导完成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无产阶级要争取这个文艺革命(有时他称“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这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而革命的文艺大众化,是“争取文艺革命领导权的具体任务”^⑩。他这里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并指出它是“和一般政治经济的斗争联系着的,是总的革命斗争之中的一个队伍”^⑪,关系到整个革命的胜利。瞿秋白这个关于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在理论上至今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在谁能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上,他排除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急于实施,是他的偏误。他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而他们在政治上是消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这是由包括他在内的当时左翼理论家中普遍的“左”倾情绪造成的。

出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否定态度,又因为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评价颇低。其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点,也是当时“左”倾观念导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从宏观上说,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对此,瞿秋白在20年代中期也是肯定的。他说五四运动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中,“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命

运”，“中国之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后更进一步说：“中国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那时“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都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曾亲身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瞿秋白的描述是准确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确实起始“模糊”，后则“生长”，有一个发展、强大的过程。“五四”文学革命始发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一系列文论，它们确实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并不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稍后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作品，如瞿秋白本人的《饿乡纪程》等，其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笼统”、“模糊”的，也在生长之中。这时对于资产阶级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瞿秋白并不否定。直到 30 年代，他还说“无产阶级绝不放弃‘五四’的遗产。……这是对于封建残余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之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亦即反帝反封建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瞿秋白认为，到 30 年代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作用，“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不能发挥这种作用，甚至变为“反革命的力量”^⑨。因而他对“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评价甚低。

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评价甚低，还因为他过多地不满于“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又激进地认为应当现实行汉字拼音化而至今未能实行。他后来全面论述文学大众化时，是把思想内容放在第一位的，但仍认为语言文字是“先决问题”。他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把“用什么话写”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则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包

括革命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②。瞿秋白对“五四”后形成的白话的平民性估计太低,对文、白的优劣判断较为绝对,加上把语言问题与阶级和等级“制度”相联系,这样就对“五四”文学革命评价很低了。

至于他关于中国现代普通话与采用罗马字母拼音的主张和设想本身,虽然并不全都精当,却被公认有其卓越的贡献。我国的汉字改革,经历了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1926年赵元任等组成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2年底又在此基础上写成《新中国文草案》),直到建国后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汉语拼音方案》。在这历程中,瞿秋白被认为是“中间高潮的关键人物,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③。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普通话”,也是受了瞿秋白主张的影响^④。他的一些具体的语音和词法设计,也为今天所采用。有他的心血融入其内的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确如他所希望的,使得汉字较易学会,方便使用,有利于一般读书机会不多的民众。瞿秋白如果泉下有知,是会感到欣慰的。还有他认为按照世界上文字从象形到拼音的演变规律因而汉字应当拼音化的看法,目前虽多受非难,其实在理论上恐怕还不能断然否定。历史的长河尚有待观望,瞿秋白当时在给杨之华的信里,就指出将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通用”到实际中去。只是他非常热心,在时程的估计上比较乐观,有点急于事功。

二 “帮助革命”

差不多在左联第一次讨论文艺大众化将告一段落时,由国民党政权策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出台,发表宣言,宣扬所谓“民族意识”,否认阶级矛盾,歌颂法西斯主义。翌年,又在其创办的杂志上发表《陇海线上》、《国门之战》等小说,以壮声势。它引起